



花落
张爱玲下半出

淳子 _____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克·勒·門
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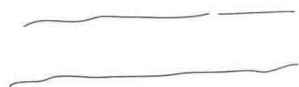


克·勒·门
文·丛

花
落

张爱玲下半出

淳子 —————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张爱玲下半出 / 淳子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1

(克勒门文丛)

ISBN 978-7-108-05837-9

I. ①花… II. ①淳…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287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陈丽军

封面设计 储平

封面插图 林明杰

图片编辑 茅文蓉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5.875

字 数 11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克勒门文丛 编委会

主 编 陈 钢

副 主 编 嵇东明 阎 华 林明杰

编 委 秦 怡 白 桦 谢春彦 梁波罗

刘广宁 童自荣 陈逸鸣 陈 村

王小鹰 曹 雷 淳 子 郑辛遥

花落莲成。

落地的麦子不死。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精灵，回来寻找前世。

序一 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陈 钢

当我们走进上海的大门——外滩时，首先听到的是黄浦江上的汽笛长鸣和海关大楼响起的钟声。那是上海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接着，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道由万国建筑博览群组成的刚健雄伟、雍容华贵的天际线，它展示了作为现代国际大都会大上海的光辉形象。当我们转身西行，乘着叮当作响的电车驶进夹道满是梧桐树的淮海中路时，又会在不知不觉里被空气中弥漫的法国情调所悄然迷醉，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张爱玲所说的“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除了这张爱玲所特别钟爱的上海“市声”外，我们还能在电影、舞厅和咖啡馆里找到世界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找到上海的声音。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上海是中国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不仅使古老的中国奇迹般的出现了时尚繁华的“东方华尔街”和情调浓郁的“东方巴黎”，而且催生了中国的城市文化——海

派文化，催生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所音乐学院和诸多的“第一”……

“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 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 club（会所）的“混搭”，但在加上一个“老”字后，却又似乎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因为，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离去，但“克勒精神”却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为此，梳理其文脉，追寻其神韵，同时将“老克勒”所代表的都会文化接力棒传承给“大克勒”和“小克勒”们，理应成为我们这些“海上赤子”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天职。于是，“克勒门”应运而生了！

“克勒门”是一扇文化之门、梦幻之门和上海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能见到一座座有着丰富宝藏的文化金山。“克勒门”是一所文人雅集的沙龙，而沙龙也正是一台台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台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

“克勒门”里美梦多。我们曾以“梦”为题，一连推出了十二个梦。“华梦”“诗梦”“云梦”“戏梦”……从“老克勒的前世今生”到“上海名媛与旗袍”，从“海派京剧”到“好莱坞电影”，从“小口琴”到“大王开”……在“寻梦”中，我们请来作家白先勇畅谈他的“上海梦”，通过“尹雪艳总是不老”来阐明“上海永远不老”的主旨。当然，上海的“不老”是要

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实现的。于是，我们紧接着又将目光指向年轻人、指向未来，举行了“青梦”，三位上海出生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小克勒”回顾他们在青春路上的种种机遇、奋进和梦幻。梦是现实的奇异幻境，可它又会化为朵朵彩云，洒下阵阵细雨，永远流落在人世间。

“克勒门”里才俊多。这里有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在这里回顾过往、将记忆视为一种责任，更是以百年上海的辉煌作为基点，来远望现代化中国的灿烂未来！有人说，“克勒门”里的“同门人”都很“纯粹”。纯粹（pure）和单纯（simple）还不完全一样。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纯粹，是知晓世事复杂之后依然坚守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纯粹”，我们无所羁绊；因为“纯粹”，我们才能感动更多“同门人”。

“克勒门”里故事多。还记得当“百乐门”的最后一位女爵士乐手、八十八岁的俞敏昭被颤颤巍巍地扶上舞台，在钢琴上弹起《玫瑰玫瑰我爱你》时顿时青春焕发的动人情景吗？还记得“老鸿翔”小开金先生在台上亲自示范、为爱妻丈量旗袍的三十六个点的温馨场面吗？当见到白先勇在“克勒门”舞台上巧遇年少时的“南模”同窗，惊讶地张大眼睛的神情和“孙悟空之父”严定宪当场手画孙悟空，以及“芭蕾女神”谭元元在“克勒门之家”里闻乐起舞，从室内跳到天台的精彩画面时，你一定会觉得胜似堕入梦中。当听到周庄的民间艺人由衷地用分节长歌来歌颂画家陈逸飞，九旬老人饶平如初学钢琴、在琴上奏出亡妻最爱的《魂断蓝

桥》，特别是当配音艺术家曹雷在朗诵她写给英格丽·褒曼、也是写给自己的那首用心写的短诗时，你一定会有种别样的感动！还有，作家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在笑谈郭达克精心设计的绿房子时所流溢的得意之心，和秦怡老师在“王开照相馆”会场外意外发现亲人金焰和好友刘琼照片时所面露的惊喜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片片难忘的历史的斑痕和一阵阵永不散落的芳香……

记忆是一种责任。今天，当我们回望百年上海时，都会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文化大都会感到自豪，但也会情不自禁地为那一朵朵昔日盛开的文化奇葩的日渐萎谢而扼腕叹息。作家龙应台说，文化是应该能逗留的。为了留下这些美丽的“梦之花”，为了将这些上海的文化珍宝串联成珠、在人间光彩永放，“克勒门”与发祥于上海的“老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筹划出版了这套“克勒门文丛”，将克勒门所呈现的梦，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这里，我们所推出的这两本书是淳子所著的张爱玲传奇两部曲——《花开——张爱玲上半出》和《花落——张爱玲下半出》。

淳子是著名的上海女作家和资深媒体主持人。她的《张爱玲地图》，出版过五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均享有张爱玲学专家的美誉，久了，她的文字里也有那么一点儿“张味”了……那么，淳子与张爱玲间究竟有什么难分难解的因缘呢？我想，那可能就是因为她们都有着同样对上海的“半生缘”，而这个“半生”实为一生，那就是这座须

史也离不开的城市——上海所给予她们的全部生命。

淳子从未停歇过追逐张爱玲的足迹。上海、香港、东京、纽约、波士顿、迈阿密、洛杉矶，淳子历时二十多年，考察、研究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获得了大量的独家资料，她自称《花开——张爱玲上半出》和《花落——张爱玲下半出》这两本书是“用脚写成的”。“站在遗迹残址上，我并非试图借地还原，那无异于刻舟求剑。我的涓滴寻找求证，说起来是为了印证她的历史足迹，其实更是借此向那位曾在另一时空打动我的文字书写者致敬——愿那颗灵魂已结束漂泊，回到她深爱的城市，永远安息。”（美国女作家李黎）

人生如戏。淳子的这两本书，用“上半出”和“下半出”分别记述了张爱玲在上海和美国的两段不同的情感人生。张爱玲是一朵海上花，她有过繁花盛开的爱情，有过朗月照人的青春；但她也像是一曲远离尘世的绝唱，有着一段如同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那样的“比烟花还寂寞”的余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的“上半出”可谓是她全部的真实人生。淳子评论张爱玲：“她所有的写作，她的经验就是她的青春二十四年、她的前生。她以后的书写，只是在不断地咀嚼、涂抹，反复地利用这个前生。张爱玲写作的原乡、生命的原乡是上海，甚至于可以说就是上海、她居住过的老房子。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她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她的生命就如失了血。她在美国写过很多文章，但那些文章，都是她作品的稀薄影子，越写越淡了；没有了上海，她的血脉便被切断了。”

张爱玲是一个谜，一个并不太远的背影。至于她的“情史”“情话”“情缘”“情殇”等，则更是一部隐之书。有人说，张爱玲的一生是传奇，张爱玲的魅惑如流言。漫漫半世纪，张爱玲仍是诱惑人们释读却难解的谜。可我觉得她就像是一阵清风，一片浮云，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最后只剩下那一丝余音……可是，说她像“一丝余音”也不尽然；不然，她又怎会像俗世里的滚滚红尘，那么轻、那么小、那么不起眼，但却时而狂风乍起，席卷大地，始终不渝地紧贴在这块“没有离开家就已想家了”的土地上，不想离去，不愿离去，也不忍离去呢？所以，人们如何评说这个女子都不是，都不像。她是豪门，还是市井？她在倾诉，还是私语？她是诗、是画，还是一汪涓涓流过的清泉？她，是一簇簇盛开的繁花呢，还是那一缕缕袅袅袭来而又轻轻飘去的烟花？啊，花非花，梦非梦，花开花落又如何！啊，海上花，张爱玲，请留下你的花瓣、你的背影、你的味道、你的气息，你那永远在天边飘浮回荡的音乐般的灵魂和那一连串断断续续的问号和叹号……

“克勒”是一种气度、一种格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克勒门”和“克勒门文丛”，寻找上海，发现上海，书写上海，歌唱上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有历史守望与文化追寻的梦中人，传承和发扬高雅、精致和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精粹，用我们的赤子之心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序二 | 旗袍,说张爱玲,彰显上海格调

王 岚

多年前,读到一本《白天睡觉的女人》,作者淳子就此在心中盘桓。彼时,她是红透半边天的电台女主播,在《相伴到黎明》等节目中,揣着一颗担当的心,尽洒才智。

认识淳子,是因为她的母亲。她母亲有着旗人的血统,也是1949年后第一代国安人员。一个冬日,我去采访她母亲,淳子戴着黑呢帽陪坐在旁,偶尔插一句,偶尔剥瓣橘子,轻轻吸吮。

因为都愿意亲近文字,所以时不时地约个咖啡,谈点小心得。偶尔也去听淳子的讲座,听她讲张爱玲,讲老房子,讲上海人的格调,讲上海的前世今生……她身着合体的旗袍,那些即将逝去或者已经逝去的美好,从她嘴里说出来,竟是那般的契合。许多人预约不到,竟会一早去排队,站在后面静静地听,感受着她对这座城的用心。

一次,在东方艺术中心,淳子主持一档评弹节目。开场前,阿姨爷叔一个个比分贝,剧场闹猛如市井。当淳子身着旗袍,在一晕灯光中缓缓出场、坐定,未开口,场子里瞬时静

谧下来。待散场，许多人围在台前，欲近距离一睹她的真容。有人感叹：迪额人（上海话，这个人的意思）着旗袍蛮像样。当旗袍脱离了家常的范畴，变成淑女名媛的标志，对穿着者的要求，便是越加苛刻了。并不是有着一副好身材就能穿出好模样的，能驾驭者倒是不论高矮，无关年龄，但需得有内涵有韵味。在日常生活中，穿旗袍者不多，能穿好看的，更不多。旗袍，是淳子的标志。

从小在洋房里长大的淳子，爱上海的方式，也是独特的。追随张爱玲的足迹，淳子几近成了私家侦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左手拿着地图，右手捧着照相机，寻着张爱玲从小到大的足迹，一一拍照记录。为核实相关资料，甚至托人去公安局查旧档案。

眼看着许多有故事的房子一夜间消失，淳子非常心痛。她常常坐在旧时爱丁顿公寓沿街咖啡馆，这里是张爱玲用情最深的地方，她怕哪天，这里也没有了。她会一个人去梅陇镇酒家，一碟鳊鱼镶面、一盞茶，吃吃、想想、写写，张爱玲曾经在那条弄堂里短暂居住。所幸，眼前还有看得见的风景。

在温州，张爱玲放下身段去看逃亡中的胡兰成，看到深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已然成了夫妻，她忍痛离开那间小屋，至此挥泪情断。淳子一路寻去，说通屋主进到小屋里，举目四望想象着张爱玲的痛。临走，拍下屋主挥手告别的身影。这个升斗小民大概不会想到，因为张爱玲，因为淳子，他也成了历史人物。

在香港的幽深山道上，淳子的背挺得笔直，捧着三四斤重的《小团圆》手稿复印件，喜悦弥漫全身，那是她从张爱玲遗嘱受益人宋以朗处得来的。

常年的深耕积累，淳子这班人把“张学”弄成“显学”，她的演讲遍及中国及东南亚，连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一些学术团体也邀请她去演讲，哈佛大学悉数收藏了她关于张爱玲的作品。那年在台湾诚品书店，想找淳子的《她的城——张爱玲地图》，被告知售空，甚觉惊讶。目前为止，该书销量已达十万册。近日，她的《花开——张爱玲上半出》面世，也没见她造何声势，却也卖断了。她道，索性等《花落——张爱玲下半出》出版，一起邮寄给你吧！

淳子在《上海格调》里写过：生活的品位与钱无关，与格调有关。淳子的格调，打动无数老少文青。在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上海滩，她坚持优雅精致的路数，绝不向粗鄙流俗俯首。不管是吃只本土生煎抑或芝士肉酱面，也要碟是碟，盅是盅，不肯马虎。

淳子不是明星，是作家，而且，她还把自己弄成坐冷板凳的作家，一味地往小众路上走。也正是这样，她以一己之力，一个人的激情和行动，为海派文化留下点点印痕。不计较名利的人，便是不着急的。她总是慢慢地，像在喝一杯咖啡，望望野眼，说说白话，忽地，就推出一篇美文，或者，一部著作。

目录

序一 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 陈 钢 11

序二 旗袍,说张爱玲,彰显上海格调 / 王 岚 11

暂借香港码头 11

闪电结婚,纽约堕胎 121

旧金山,静好岁月 131

哀乐中年,波士顿的怨女 136

学院里的夜蝉,词语事件 150

重回中文文坛,人虫大战,疯狂搬家 175

最后的渡口,遗嘱 191

侦破遗失的《海上花列传》英译本 1104

千疮百孔,依赖陌生人的慈悲 1113

《孤岛》——张爱玲美国四十年舞台剧 1137

后记 关于张爱玲,关于此书 / 淳 子 1169

1952年7月，小暑那天，姑姑差使佣人买来一只活杀的母鸡，葱姜绍酒，炖了一锅汤，待到黄澄澄鸡油浮出水面，放几张新荷叶，把浮油吸了去，却留下了几许初夏的清香。浅浅的一碗，姑侄二人，静静地喝着，各自揣着各自的心思。

姑姑淡淡道：“你奶奶，这个时节，就好这一口荷叶汤，汤里还要搁面鱼，那面鱼，和太湖里的银鱼似的，细细的一条，可惜了，我不会做。”

张爱玲那边低低应了一声，搁下碗，怔了一会儿道：“姑姑，我这一走，那里的地址也是不能给你的。你是不知道的好。免得连累。”

姑姑穿一件月牙白的旗袍，周身不见一样首饰。大约是天热，她只管喝着汤，一小勺、一小勺地抿着。

窗外，夜蝉，许是累了，只鸣了一个长长的响，便落进绿阴里歇息去了。

一早，三轮车已停在公寓门前。

张爱玲不敢多带物品，只收拾了一个中号的箱子。姑姑掂了掂箱子，转身回自己房间，取来一本线装宋版书道：“里面给你压了几张金叶子，不凑手的时候，连书一起兑了。”

张爱玲接了过来，竟也来不及伤感，提了箱子进了电梯。

三轮车夫奋力踩着轮子，一直往东，去码头。

太阳渐渐地高了，晒得发晕，车夫停下来，拉起了遮阳篷。

国际饭店、跑马厅、四马路、外白渡桥、俄国领事馆，还有礼查饭店，父亲就是在这里与继母订婚的。

此番她要去的的地方是香港，因为她复读香港大学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1939年，张爱玲曾赴港大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张爱玲被迫中断了在港大的学业，是托了高层的熟人，才买到回上海的船票，下船的时候才发现，与京剧名伶梅兰芳同船。下了船，也是雇了人力车，也经过这些地标建筑，只是此番顺序是相反的。

香港和上海，构成了张爱玲作品的两个重要的空间。

七月流火，张爱玲从罗湖出境，她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可以自由出入，很羡慕他们。